

# 陳英雄與盧克彰的文學關係\*

黃惠禎

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教授

## 摘要

1971年7月，排灣族人陳英雄以《域外夢痕》奠定了台灣文學界第一位出書的原住民族作家之地位。〈後記〉中，陳英雄清楚交代登臨文壇的背後，有作家盧克彰的鼓勵與指導。近年間筆者在蒐集大陸來台作家的文學資料時，意外發現盧克彰以陳英雄提供的故事為題材，於1967年6月出版長篇小說集《陽光普照》，書中隨處可見以漢字標音的排灣族語，以及與排灣族風俗文化相關的描寫。1971年5月，《陽光普照》改題為《太陽神的子民》重新上梓。2010年10月，陳英雄以生平第一部長篇小說重返睽違多年的文壇，有趣的是不僅書名與盧克彰作品《太陽神的子民》完全相同，人物角色與故事架構亦有雷同之處，顯示兩人的文學關係超乎學界所知。

盧克彰曾在《太陽神的子民》初版《陽光普照》中特別註明，小說中的故事及排灣族的習俗語言為陳英雄所提供。透過陳英雄的說明可以推測出，分屬盧克彰與陳英雄的兩部《太陽神的子民》，源自於同一個排灣族的口傳故事。這項發現不僅將在台灣的原住民書寫史增補進盧克彰的創作，也改寫了陳英雄單方面地受到盧克彰影響的刻板印象。由此出發，本論文透過陳英雄與盧克彰創作的互文性研究，試圖釐清兩人的文學關係，以及雙方的文學交誼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意義。

關鍵詞：陳英雄、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排灣族、原住民文學

\* 本論文為同題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239-012-，感謝計畫助理黃琬婷、范詒喬協助整理研究資料。另外，投稿時承蒙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 The Literary Correlation between Chen Ying-Hsiung and Lu Ke-Chang

**Huang Hui-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 Abstract

---

In July 1971, Chen Ying-Hsiung, a Paiwan aboriginal, established himself as the first indigenous writer in Taiwan literature by publishing his short-story anthology *Traces of Dreams in Foreign Lands*. In the afterword of the book, Chen clearly acknowledges the encouragement and direction of author Lu Ke-Chang. While gathering related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er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at Lu's full-length novel collection *The Sun is Shining Down* published in June 1967 is based on a story told by Chen; furthermore, Paiwan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are seen throughout the book. It was republished in May 1971 under the new title *People of the Sun God*. In October 2010, Chen returned to literary world with his first full-length novel *People of the Sun God*.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not only that the title is exactly the same as Lu's edition, but also that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the storyline are very similar. This suggests that the literar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goes beyond what academia is currently aware of.

Lu intentionally noted that both the story and the Paiwan traditions depicted in the novel were taken from Chen's work *The Sun is Shining Down*. Chen's explanation also reveals that the both novels are entitled *People of the Sun God* since they are based on the same Paiwan oral story. This discovery not only situates Lu's creative works withi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ndigenous writings but also changes the commonly-held belief that Chen was influenced by Lu one-sidedly. He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and reevaluate the literary correlation between Lu and Chen and the meaning of their

literary friendship in the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via an intertextual study of their works.

Keywords: Chen Ying-Hsiung, Lu Ke-Chang, *People of the Sun God*, Paiwan People, Indigenous Literature



# 陳英雄與盧克彰的文學關係

## 一、前言

1962年4月15日，排灣族人陳英雄（族名Kowan Talall<sup>1</sup>，1941-）以描寫阿美族部落的散文〈山村〉<sup>2</sup>躍上台灣文壇，成為戰後台灣發表漢語文學的第一位原住民作者。1965年10月，短篇小說〈旋風酋長〉<sup>3</sup>獲選編入《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主編鍾肇政在〈編輯的話〉中加以介紹說：

這兒要特別提出來報告的，是收在本輯裏的一篇作品「旋風酋長」，作者陳英雄，筆名鷹娣，是臺東縣的排灣族同胞。迄至目前為止，高山同胞中的作家似乎以陳君為第一人，因此使我們覺得特別值得重視。猶憶日治時期，日人稱高山同胞為「蕃人」，他們住的地區則稱為「蕃地」、「蕃界」，受教育則在「蕃童教育所」，教師為佩長劍蓄小鬍子的警官。他們受着類乎野人的看待，所受教育少到幾乎沒有。曾幾何時，他們的年輕的一輩已有人能運用優美的文字，組織人生而表現之，在文壇上佔一席之地，這是多麼令人驚異，令人感奮的事實！寄語陳君，您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希望不要滿足於目前的成就，更努力地讀，更努力地寫，相信不祇你的族人們，就是整個中國每一個同胞們都在對您萬分期待着。<sup>4</sup>

- 
- 1 陳英雄《域外夢痕》（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07）、《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04二版）與《排灣祭司：谷娃娜》（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16.12）三本作品中，都以「谷灣·打鹿勒」作為族名的漢字音譯；《太陽神的子民》（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10.10）中則用「谷灣·打鹿」。為求一致，在此以羅馬拼音標示其族名。
  - 2 陳英雄，〈山村〉，《聯合報》聯合副刊，1962.04.15，6版。
  - 3 〈旋風酋長〉以筆名「鷹娣」發表於《幼獅文藝》21卷2期（1964.08），頁25-27。收入《域外夢痕》時，發表時間誤記為「五一、六、一」（1962年6月1日）。陳英雄，《域外夢痕》，頁46。
  - 4 鍾肇政，〈編輯的話〉，鍾肇政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九輯（台北縣永和鎮：文壇社，1965.10），頁3。

文中洋溢著樂見原住民以漢字書寫進入文壇的興奮之情，並展現對於陳英雄個人的高度期待。除此之外，〈旋風酋長〉前有鍾肇政的評語：「作者係山地排灣族人，為高山同胞第一個作家，其成就彌足珍貴！」<sup>5</sup> 這些都顯示陳英雄身為第一位原住民作家，在原住民文學方面有其先驅性的意義，因此成為鍾肇政心目中1960年代本省籍代表作家之一。

1971年7月，陳英雄將重要作品結集成冊，出版《域外夢痕》。<sup>6</sup> 這不僅是台灣文學界第一本原住民作家的作品集，也奠定了陳英雄成為第一位出書的原住民族作家之地位，就此為台灣文學史寫下嶄新的一頁。〈後記〉中，陳英雄這樣說：

對於一個出生在文化落後的山地人來說，寫作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這些年來，靠著一股年輕人的衝勁，在盧克彰先生的鼓勵與指導下，我終於像孩子學走路一樣，開始爬行在文藝的走廊上。當然，我很笨，爬了那麼多年才學會了一些以個人的家族背景及個人對生活體驗為題材而已。<sup>7</sup>

這段話清楚交代陳英雄的登臨文壇，有前輩作家盧克彰（1920-1976）隱身其後，給予鼓勵與實際的指導。

1980年代原住民運動蓬勃發展以來，原住民文學所蘊含的批判意識，包括對漢族文化入侵的抗議，以及針對社會結構不公不義的控訴，素來廣受台灣文學界的重視。相關選集與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並已蔚為大觀。儘管作品內容與具有抗爭意識的其他原住民文學風格迥異，在追溯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起源時，陳英雄仍以戰後第一位原住民作家的身分受到矚目。2003年4月，《域外夢痕》以《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之名再版。相較於1971年的初版，重刊版封面揚棄「人人文庫」（王雲五主編）制式化的設計，不僅註

5 鍾肇政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九輯，頁171。

6 《域外夢痕》收錄十篇作品，依序是：〈排灣族之戀〉、〈高山情溫〉、〈雛鳥淚〉、〈覺醒〉、〈旋風酋長〉、〈巴朗酋長〉、〈太陽公主〉、〈迎親記〉、〈地底村〉、〈域外夢痕〉。

7 陳英雄，〈後記〉，《域外夢痕》，頁184。

明「原住民的故事」，並在作者名字之下標榜「最早的原住民作家」。〈再版序文〉中陳英雄說：「非常感謝『啊達喔刺麻斯』（排灣族語，意謂太陽神），讓我在邂逅了當代作家盧克彰及鍾肇政先生，使我在文藝的王國跌跌撞撞的時候，有他們適時的扶我一把，成為台灣原住民當中第一位出書的文藝作家」，<sup>8</sup>再度感念盧克彰的文藝指導。

事實上，盧克彰與原住民書寫的淵源，不僅在於指導陳英雄的文學創作。1965年黃玉燕為文介紹盧克彰時說：「他喜歡大自然，曾到花蓮山上住了五年，日日與大自然為伍，寫下了那些以山地為背景，阿美族和泰耶魯族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以及那些清新優美的墾拓雜記。」<sup>9</sup>然而目前僅見兩篇研究範圍包含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非原住民作家原住民書寫的學位論文，<sup>10</sup>對盧克彰的相關創作隻字未提。近年間筆者在搜尋大陸來台作家資料時，發現盧克彰曾以台東縣大竹高溪流域的排灣族群為主要角色，於1967年6月出版長篇小說集《陽光普照》，書中並到處可見以漢字標音的排灣族語。這部作品的出土揭示了盧克彰原住民書寫的題材，並未限定於阿美族與泰雅族（泰耶魯族），<sup>11</sup>形式上也不只有短篇小說。1971年5月，《陽光普照》改題為《太陽神的子民》重新出版。有趣的是2010年10月，陳英雄也出版了名為《太陽神的子民》的長篇小說，並且與盧克彰的創作同樣以排灣族頭目一家四代人為主角，故事整體架構亦有近似之處，顯示兩人的文學關係超乎學界所知。

目前已發表有關陳英雄與盧克彰文學因緣的研究，以學者魏貽君的論述最為深入。首先，作者推測〈山村〉由盧克彰修改，並經林海音之手刊登於

8 陳英雄，〈再版序文〉，《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頁1。

9 引自黃玉燕，〈酷愛自由的小說家——盧克彰〉，《自由青年》34卷10期（1965.11），頁23。「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中所說：「盧克彰曾在花蓮山區墾荒，並寫下以阿美族和泰耶魯族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以及系列清新優美的墾拓雜記」，研判應該是根據黃玉燕的記述而來。「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國立台灣文學館（來源：[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2379](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2379)，檢索日期：2016.11.15）。

10 這兩篇學位論文依完成先後順序為：許惠文，〈戰後非原住民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蔡政惠，〈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1945到1987〉（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11 以筆者所掌握的資料，盧克彰文學中未見黃玉燕所說的「泰耶魯族」（泰雅族）。由於盧克彰作品集出版年代久遠且皆已絕版，部分僅存書目，例如「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中所列的《弦外》、《春滿大地》兩本書，查不到國內圖書館有任何收藏，尚無法確認盧克彰筆下是否出現過泰雅族人。

《聯合報》副刊，是陳英雄以「文化落後的山地青年」身分進行漢語文學寫作之舉，隱微引起了具有漢族知識分子道德之心的作家、編輯「驚豔式」回應或「贖罪式」迴聲，其間隱含著漢人文化意理的上位式作用力。至於1960年代台灣的文學場域出現陳英雄的漢語文學書寫，相當程度是因「作者」的族裔文化身分，提供並迎合了當時的政治意識型態加諸原住民族「平地化」、「現代化」及「儒漢化」的社會想像軸線。再者，由於盧克彰隱身其後的教導及潤飾，遂使陳英雄的作品除了頻繁出現類似「酋長」、「公主」等以漢人的文化想像模式，描述排灣族人身分階層的外來詞語，並且以漢人男性的敘事角度呈現作品內容。結論陳英雄以漢語書寫的文學表現形式，一方面斷裂於排灣族部落、原住民族人傳統的文學性接收、表述脈絡，另一方面馴化或內化於儒漢文化優越感的主流論述之內，自我否視或卑微化看待山地部落族人的文化質素，其文學寫作複製了「污名認同」，所設定的作品閱讀群體是在平地社會。<sup>12</sup>

近年間，學者郭澤寬在「2016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是Emic或Etic？論盧克彰的原住民書寫〉，<sup>13</sup>引用人類學有關文化觀察的Emic（主位的、局內人的）、Etic（客位的、局外人的）兩種概念，並以「省政文藝叢書」中的《陽光普照》與《海岸山脈上的春天》兩部長篇小說為中心，分析盧克彰原住民書寫的內容與方法。結論盧克彰長篇作品中有大量為官方政策宣傳視角的書寫，然而在花蓮永豐生活數年間與原住民的接觸，以及與陳英雄之間的交誼，使得他對原住民面對現代化壓力，跳脫客位觀察的侷限，不僅有如民族誌般對原住民文化的觀察，亦有主位且從原住民自身文化立場出發的描述。這一篇論文也是唯一已發表，與盧克彰原住民書寫直接相關的研究。

魏貽君與郭澤寬兩位學者的評述，分別從陳英雄與盧克彰的文學生涯立論。雖然同樣觸及盧克彰與陳英雄的文學關係，但前者著重陳英雄的創作所承

---

12 魏貽君，〈儒漢意理凝視之下的櫥窗洋娃娃？——林班、工地歌謠以及漢語文學形成的影響效應〉，《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3.09），頁179-183。

13 郭澤寬〈是Emic或Etic？論盧克彰的原住民書寫〉一文，宣讀於2016年11月11日在屏東大學舉行的「2016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其實盧克彰的原住民書寫是以東部的原住民為對象，這篇論文與屏東文學並不相關，但與會議主題「原住民文學與文化」有契合之處。論文收錄於黃文車主編，《2016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原住民文學與文化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17.04），頁181-214。

受來自盧克彰的薰染，後者聚焦於盧克彰原住民書寫的內容與意義。筆者認為盧克彰原住民書寫的重新出土，不僅將在台灣原住民書寫史增補進盧克彰的作品，也顛覆以往學界認為陳英雄單方面地受到盧克彰影響的刻板印象。由此出發，本論文主要從陳英雄與盧克彰創作間的對話性與互涉關係出發，再經由陳英雄與盧克彰筆下兩種《太陽神的子民》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研究，<sup>14</sup>釐清盧克彰與陳英雄兩人的文學關係，以及兩人的文學交誼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意義。

## 二、盧克彰的原住民書寫

根據作家辛鬱訪談的紀錄，盧克彰於1920年生於浙江諸暨，中央軍校畢業後投身軍旅，二次戰後在上海警察界工作，1949年從上海逃往香港，在調景嶺度過兩年多的歲月，1952年8月以難胞身分來台，此後在台灣開始文學寫作。經過兩年在圖書館的苦讀與自我磨練，作品終於獲得發表機會，逐漸進入作家之林。1959年（民國48年）自台北遷移東部地區，在花蓮偏鄉度過五年的歲月。<sup>15</sup>從盧克彰的現身說法可知，移居花蓮與經濟因素有關。盧克彰說：

到四十八年，我離開台北，到花蓮富里，過了一段山居生活。最初，我並不是墾荒，而是做割採松油生意，結果，我從台北帶去的幾千塊錢，全被一個姓張的先生弄了走，一滴松油也沒有採到。我認命了，決定自搭一間小茅屋，買一塊山地，過一過農墾生涯。<sup>16</sup>

14 根據法國學者蒂費納·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的研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以巴赫汀（Mikhail Bakhtine）所說：「任何一篇文本的寫成都如同一幅語錄彩圖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本」，推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和定義，並認為：「橫向軸（作者—讀者）和縱向軸（文本—背景）重合後揭示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或文本）的再現，我們從中至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本論文在進行分析時即以此概念，作為文本切入時的主要視角。參考Tiphaine Samoyault（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中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01），頁4。

15 辛鬱，〈冬日寒雨談往事——小說家盧克彰訪問記〉，《中華文藝》10卷5期（1976.01），頁15-16。

16 同註15，頁16。

在〈山中那一年〉這篇文章中，盧克彰提到花蓮生活的源起時也說：

我去花蓮山地的初衷，是採松油，朋友們告訴我，採松脂本輕利重，十拿九穩可以發筆小財。想不到海岸山脉上的大松樹根〔原誤為「跟」〕本不出油，好啦，大夥兒傻啦，眼瞪瞪瞧著那些合圍的古松發呆。本錢泡了湯不說，連回台北的路費也放到這要命的行當裏去了。那邊住的都是阿美族，幸虧還有幾十位農墾的退除役官兵，沒錢，行不得也。好吧，買了幾把鋤頭蕃刀，硬起心腸跟著大夥兒開山種地，反正他媽的倒了楣，所幸胡二麻三的混吧。<sup>17</sup>

為採松油而決定轉往花蓮發展，因採松油生意失敗而開始稼穡人生。一個意料之外的發展，竟成為盧克彰生命史的轉捩點，也開啟了他在東部寂寞的墾拓生涯。<sup>18</sup>

當時的盧克彰定居於富里鄉永豐村的番社。「番社」是當地人的稱呼，地處偏僻的山谷。這裡是個阿美族聚居的小村落，實際上是永豐村的行政中心，就連永豐警察派出所也設置於此。<sup>19</sup>由於墾殖番社的山地，盧克彰有了與阿美族近距離長期接觸的機會，並順勢創作出與原住民相關的文學作品。就筆者蒐集到的資料來看，最遲在移居花蓮翌年的1960年，盧克彰就曾以該地的山居生活為題材，發表描寫阿美族生活與文化的散文。例如1960年12月8日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的〈釋猴記〉中，提及一位退除役軍官年輕美麗的阿美族太太，以及阿美族的狩獵文化。<sup>20</sup>1965年10月《墾拓散記》出版，這是以永豐

17 盧克彰，〈山中那一年〉，《徵信新聞報》人間，1965.01.01，8版。修訂後改題為〈蛋的哲學〉，收入盧克彰，《自然的樂章》（台北：三民書局，1971.06），引文見於頁130，然文字略有出入。

18 盧克彰曾說永豐山上的五年，在他個人生命史上是個很大的轉捩點。寂寞的墾拓生涯中，他悟透了一點生命中的靈機，也抓住了一點生命中的真實。但從文學創作從此大量出現原住民來看，永豐五年也造就了盧克彰文學不同的發展。盧克彰，〈東部行腳〉，《擷雲小記》（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76.07），頁31。

19 盧克彰，〈山居〉，《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1.02.14，7版；收於《自然的樂章》，頁8。陳英雄，〈山村〉，《聯合報》聯合副刊，1962.04.15，6版。

20 盧克彰，〈釋猴記〉，《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0.12.08，7版；修訂後收入《自然的樂章》，頁17-21。

的實際生活經驗為本，<sup>21</sup> 運用散文筆法而創作的小說。<sup>22</sup> 不僅阿美族人及其語言、文化頻繁出現於作品中，寧靜和平的番社（永豐）也成為主角願終老斯鄉的「世外桃源」<sup>23</sup>。

在此之後，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等原住民角色人物，從盧克彰的筆下陸續登場。<sup>24</sup> 例如長篇小說集部分，《陽光普照》與改題後重新出版的《太陽神的子民》，<sup>25</sup> 描述一個排灣族頭目的家族，從部落社會過渡到滿清與日本統治時期，再到中國接收後融入現代化生活的故事。《吉木》是作者與作家妻子心岱應邀參觀南部橫貫公路的修築工事後，以南橫公路的開闢修築為中心，描述警總職訓第三總隊遴選出來的協建大隊，以血淚克服天險與工程艱困的長篇小說。<sup>26</sup> 後半段特意安排一段布農族的「利稻之花」、隊上弟兄與布農族青年的三角戀情，並以這位外省阿兵哥出身的弟兄與布農族美女有情人終成眷屬，布農族青年到台東市區工作時愛上阿美族姑娘圓滿結局。<sup>27</sup> 《海岸山脈上的春

21 〈書刊評介——墾拓散記（盧克彰著）〉一文中說：「作者盧克彰先生，聽說為了找尋寫作題材，暫時拋開了筆桿，特地跑到花蓮附近山上去體驗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着道地的山地人生活，一住六年，差點被山人同化。這本書，就是作者在山上六年來，體驗生活所得來的結晶。」由此可見《墾拓散記》一書的內容，融合了作者在花蓮的生活經驗。惟文中將盧克彰五年的花蓮生活，誤寫成六年；盧克彰移居花蓮也不是為了體驗生活，而是經濟因素。引文出自《現代學苑》3卷4期（1966.04），頁44。

22 關於《墾拓散記》的文類，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書刊評介——墾拓散記（盧克彰著）〉中說：「『墾拓散記』是一本散文式的小說。作者用散文式的筆調來撰寫。所以，每篇文章，分開來可以獨立存在，各有各的完整故事。合起來，也可以首尾貫通，連成一氣，這是本書最特色的地方」；作家辛鬱則將之歸類為散文集。由於《墾拓散記》雖然融合作者在花蓮墾殖的實際經驗，但重要角色「瑞」（主角「我」之妻）為虛構的人物，筆者依閱讀後的印象認同前者。〈書刊評介——墾拓散記（盧克彰著）〉，《現代學苑》3卷4期，頁44。辛鬱，〈冬日寒雨談往事——小說家盧克彰訪問記〉，《中華文藝》10卷5期，頁17。

23 盧克彰，〈入山〉，《墾拓散記》（台中：光啓出版社，1965.10），頁11。

24 前述的《墾拓散記》中亦提及布農族（作者稱之為「布隆族」），然僅一語帶過。原文為：「新港山不算高，海拔不過一千多尺，不過靠這一邊盡是危崖削壁，很難爬，好在布隆族時常來打獵，有條難于辨認的小路。」盧克彰，〈登高〉，《墾拓散記》，頁182。

25 盧克彰，《陽光普照》（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7.06）。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台北：正中書局，1971.05）。

26 盧克彰記錄南橫之遊的〈東部行腳〉中，有警總職訓第三總隊協建大隊率領先頭部隊的趙萬育中校。《吉木》中先遣部隊的指揮官趙育人，即由趙萬育之名改編而來。盧克彰，〈東部行腳〉，《擷雲小記》，頁37。盧克彰，《吉木》（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3.05），頁4。

27 《吉木》中對布農族的稱呼，有時用「布農族山胞」，有時簡稱為「山胞」，有時亦沿用漢人中心主義的「夷」或「蕃」等名稱。例如：「霧鹿村是布農族山胞聚居地」（頁60），「山胞是登山行家」（頁70），「準備溝通一下漢夷的情感，也好替和蕃大使劉性懿增點光采」（頁292）。至於「利稻之花」瑪雅與隊上弟兄劉性懿、布農族青年布利伊間的三角戀情及其發展，見於頁204-292。另外，布利伊曾經誑騙劉性懿至後山，企圖刺死他，而後為瑪雅發現的情節（頁207-208），與陳英雄〈域外夢痕〉中陳亞夫與排灣族少女露亞娜相戀，為此在樹林中險遭情敵烏六毒手一段（《域外夢痕》，頁175-177），在結構上頗為近似。

天》則是以一位出身花蓮海岸山脈偏遠山村的阿美族青年為主角，敘述他半工半讀從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服完兵役後任職於外商電子工廠，並在補習班兼差授課，辛勤儲蓄出國深造的基金，直到考取公費留學前後，在台灣社會的成見與種族歧視下求學、戀愛與結婚的奮鬥歷程，終於得以在出國當日獲得岳父的接納與祝福。小說中有多處將「漢蕃」（原、漢）之間的隔閡歸咎於清代與日本時代的統治政策，藉此肯定戰後三十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對原住民生活及教育文化各方面的輔導與改善。<sup>28</sup>

散文集部分，《自然的樂章》與《擷雲小記》兩書有以花蓮的山居歲月為本，記載盧克彰在永豐的生活或與阿美族鄰居的互動。<sup>29</sup>《自然的樂章》亦收錄《墾拓散記》中的幾篇創作，或者真實記錄與阿美族來往的情形，部分篇章與《墾拓散記》中描寫阿美族文化，再加入虛構人物情節的小說筆法有極高的互文性。<sup>30</sup>《擷雲小記》中的〈東部行腳〉一篇則是記錄南橫公路之旅，其中有雖未指明族群的「山胞」，從居住地為台東的天龍吊橋到利稻、摩天嶺一帶，可推知為布農族人。<sup>31</sup>短篇小說集《珊瑚》中的〈珊瑚〉一篇，描寫男主角樓敏輝先後與世故的珊瑚、真誠的蘭妮兩位女子的戀情。故事中僅籠統地以「山地姑娘」、「山地孩子」、「山地女人」來形容蘭妮。<sup>32</sup>然從小說中的描寫不難發現，樓敏輝落腳並用以安頓身心的谷地，顯然是描摹永豐番社的地理環境而成，山地女人蘭妮的身分應為阿美族人，所哼唱的歌曲呈現阿美族傳統

28 請見盧克彰，《海岸山脈上的春天》（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5.11），頁17、23、113、116、164。

29 例如〈山居〉描繪永豐優美的景致與作者在此的生活，〈蝸牛〉觸及番社阿美族人食用蝸牛的文化，〈東部行腳〉中回憶在永豐難以忘懷的墾拓生涯，〈山地溫情〉敘述番社阿美族人對盧克彰病情的關心。盧克彰，〈山居〉，《自然的樂章》，頁8-11。盧克彰，〈蝸牛〉，《自然的樂章》，頁26-29。盧克彰，〈東部行腳〉，《擷雲小記》，頁30-31。盧克彰，〈山地溫情〉，《擷雲小記》，頁109-113。

30 例如兩本書中都有描繪阿美族人烈日下祈求降雨的〈祈雨〉，亦皆有談漢人學阿美族人撿拾蝸牛而食的〈蝸牛〉，然一為真實紀錄，另一融入小說情節當中；同樣是因學習阿美族語而鬧出笑話，《自然的樂章》中篇名為〈弄巧成拙〉，《墾拓散記》則是以〈尷尬〉為標題。盧克彰，〈祈雨〉，《自然的樂章》，頁77-79；〈蝸牛〉，《自然的樂章》，頁26-29；〈弄巧成拙〉，《自然的樂章》，頁35-39。盧克彰，〈祈雨〉，《墾拓散記》，頁33-35；〈蝸牛〉，《墾拓散記》，頁20-24；〈尷尬〉，《墾拓散記》，頁25-32。

31 盧克彰，〈東部行腳〉，《擷雲小記》，頁35。盧克彰，〈擷雲小記〉，《擷雲小記》，頁61-62及頁64-66。

32 盧克彰，〈珊瑚〉，《珊瑚》（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12），頁131、138、147。

歌謠以虛詞吟詠心境的文化。<sup>33</sup>

另外，長篇小說《海岸山脈上的春天》中，更清楚可見盧克彰在番社的生活體驗。例如小說中藉由女主角尤心漪之眼，對林立祥（族名「馬沙」）位於富里附近的家鄉描繪如下：

這是一個叢山中的峽谷盆地，散佈著三四十家低矮的茅屋，一列列高大的檳榔樹，穿插點綴其間。一流碧綠的澗水，迤邐地把村子隔分為二，上面架着一座小吊橋。林立祥家的房子，就在這邊的橋端。  
茅屋都很簡陋低矮，屋簷一人多高，沒見有窗子，四週大多栽植着燈籠花作為籬牆，鮮紅的喇叭形的花朵，襯在青翠的葉叢裡，顯得非常奪目，成群的家禽，悠閑地在寬廣的草地上嬉戲覓食。  
這裡沒有紛擾、緊張、喧囂，新鮮的空氣中，充滿着寧靜與和平。  
好一個世外桃源！<sup>34</sup>

對照盧克彰以番社（蕃社）體驗而創作的〈入山〉中說：

蕃社，是個三五十家的小村落，都是阿美族。零零落落的矮茅屋，散佈在一個山谷的盆地中；一列列頗長的檳榔樹，穿插點綴其間。一流碧綠的澗水，迤邐地把村子隔分為二，上面架着一座小吊橋。  
茅屋都很簡陋低矮，屋簷祇一人高，沒有窗子，從門口看去，像個黑漆漆的窟窿。茅屋四週，大多植着燈籠花作為籬牆，鮮紅的喇叭形的花朵，襯在青翠的葉叢裡，顯得非常奪目，成群的家禽，悠閑地在路邊或草地上，逡巡覓食……  
這裡沒有紛擾，緊張，煩囂；溫馨的空氣中，瀰漫著寧靜與和平。<sup>35</sup>

33 〈珊瑚〉中這樣描述：「蘭妮的歌唱得很好，那委婉的歌詞並沒有意義，全部意義在歌聲的韻律與節奏上，歌詞祇是隨着她內心靈情感所感覺的聲音」。引自盧克彰，《珊瑚》，頁116。

34 盧克彰，《海岸山脈上的春天》，頁146。為對照方便，引文中的底線為筆者所加。

35 盧克彰，〈入山〉，《墾拓散記》，頁9-10。

這段文句之後，再藉由故事中的女主角之口稱呼其地為「世外桃源」<sup>36</sup>，與前引《海岸山脈上的春天》的末句相同。由此可知1960年代富里永豐五年山居生活的深刻印象，如何在十餘年後仍然銘刻在盧克彰的記憶中，並幻化成為《海岸山脈上的春天》小說場景之一的主角家人居住的山中村落。

值得注意的是《陽光普照》的主角是排灣族人，而非阿美族，然與作者遷居富里一事亦密切相關。書前由「編者」執筆的作者介紹，有以下的說法：

本書——「陽光普照」，作者更以精練的筆法，勾劃出蟄居東部的山胞——排灣族三代中所遭遇的變化與遷徙的故事。交織着愛情與仇恨，血淚與戰鬥，感人至深。在山地同胞生活日益改善，逐漸接近平地化的今天，翻閱此書，使人倍感興趣，愛不忍釋。

因為盧克彰先生曾在東部山地度過了五年的農墾生活，對於山胞生活具有實際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所以「陽光普照」不僅只是一本取材翔實、描寫生動的純文藝小說，同時也是一部排灣族興衰、奮鬥、成長、發展的史實。尤其值得特別介紹的：作者不斷利用山地同胞的語言，透過純粹山胞生活的方式，在粗獷、豪邁之中，益增真實與親切之感，更為本書的特色。

文中強調作者盧克彰曾在東部農墾五年，對山胞生活有實際深入的認識與了解，並說明《陽光普照》這本書的出版背景，在於「山地同胞生活日益改善，逐漸接近平地化」之際。本書與《吉木》、《海岸山脈上的春天》同為「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所印行，並列入「省政文藝叢書」。由此不難想見當局將這部長篇小說，以「取材翔實」、「真實」的原住民生活之姿，作為「山地平地化」政策宣傳品的用意。

然而盧克彰在東部的墾殖地位於花蓮縣富里鄉永豐村，境內為阿美族的傳統領域，並非排灣族聚居之地。因此盧克彰東部五年的拓墾經歷，應該沒有機

---

36 同註35，頁11。

會深入了解排灣族的生活。若說排灣族人與其有所往來者，目前僅知時任永豐派出所警察的陳英雄，<sup>37</sup> 由此可知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的說法不符實情。值得注意的是《陽光普照》書前有盧克彰的說明：

本文故事及排灣族的習俗語言等，皆為陳英雄先生所提供。陳君為排灣族中優秀青年，現任職于花蓮警局，愛好文藝，時有著述發表于各報刊雜誌。特此向陳君誌謝！

作者說法與前述編者說法之異，揭露了本書內容與陳英雄密切相關，證明陳英雄不僅僅是單方面地接受盧克彰的指導，也在盧克彰的文學生涯烙印下無法抹滅的痕跡。1971年5月，《陽光普照》改題為《太陽神的子民》重新出版，前引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版編者對作者的介紹，以及作者盧克彰有關書中的排灣族語言和習俗來自陳英雄的說明已不復見。《太陽神的子民》出版兩個月後的1971年7月，陳英雄也出版了《域外夢痕》，正式進入出書作家的行列。

### 三、原住民作家陳英雄的誕生

《域外夢痕》收錄陳英雄在此之前九年間的十篇短篇小說，在文壇初登場的散文〈山村〉並未收錄其中。從陳英雄的回憶可知，處女作〈山村〉的寫作與盧克彰密切相關。根據學者黃季平的訪談紀錄，出生於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的陳英雄，在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班受訓一年後，被派往花蓮縣富里鄉永豐村任職，並因此結識已在此地落腳的盧克彰。最初是從盧克彰處聽說寫小說可以賺錢，因而點燃寫作動機，並在盧克彰的指導下付諸實踐。陳英雄的第一篇創作就是〈山村〉，初稿四千餘字，被盧克彰刪到只剩一千多字。另外，文句

37 盧克彰與陳英雄結識時，陳英雄任職於花蓮永豐派出所。該所另有一名警察為來自台東縣金峰鄉的排灣族人，但目前無法證明盧克彰認識這位金峰出身的排灣族警察。參考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本訪問稿亦刊於〈人物群像——陳英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家與藝術家（來源：<http://portal.tacp.gov.tw/litterateur/portrait/51705>，檢索日期：2016.12.01）。

不順、錯別字多等問題，也由盧克彰進行修改。<sup>38</sup>

2003年4月《域外夢痕》再版，並更名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陳英雄於〈再版序文〉中憶及〈山村〉最初發表的情形時說，文稿完成後，深知林海音編輯方向的盧克彰代擬一封給《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的信函，內容如下：

敬愛的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出生在文化落後的山地青年，現在花蓮縣警察局從事警察工作。

雖然，因為家裡窮，沒唸多少書，但我甚喜愛文藝。素稔 先生愛護後進，才敢把這篇不成熟的作品寄給您，希望先生不吝指正，使自由中國文藝的光輝，照耀到文化落後的山地裡去！謝謝您。<sup>39</sup>

信件末尾署名「晚陳英雄」，並註明日期為「五一、四、八」（1962年4月8日）。這封信函經陳英雄抄錄後隨文一併投寄，一星期後的1962年4月15日文章順利發表。後來，盧克彰又鼓勵陳英雄試寫排灣族人的神話故事，也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排灣族人風俗習慣的文章，讓陳英雄適時地擠進文藝王國。<sup>40</sup>

比較陳英雄〈山村〉與一年多前發表，同樣以永豐番社為主題，由盧克彰執筆的〈山居〉，遣詞用字上有頗多近似之處。例如在簡介當地的行政區域劃分與地理位置時，陳英雄〈山村〉中說：

38 黃季平，〈台灣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政大民族學報》26期（2007.12），頁7-10。附帶說明，根據黃季平的說法，陳英雄被派往永豐派出所的時間是1962年。但從陳英雄2009年接受訪談的說法，正確時間應在1961年12月。這個時間點與陳英雄〈覺醒〉中，以自身經歷設定的主角警察一開始所說：「去年年底（筆者案：收於《域外夢痕》時修訂為「五十年年底」），我由花蓮市調到這裡——永豐派出所」相符。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陳英雄，〈覺醒〉，《警民導報》468期（1962.10），頁19；收於《域外夢痕》，頁28。

39 陳英雄，〈再版序文〉，《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頁2。

40 同註39，頁1-2。

這是一個阿美族聚居的山地小村落。

當地人都叫它「蕃社」，但在行政區域底命名上是永豐村。其實，永豐村的幅員很廣，縱深有五十多里；不過這裏的人口比較集中，派出所又設置在此，就儼然成了全村的行政中心。

這裏交通非常不便，到富里廿華里，有條七高八低的牛車路，要經過六條山溪。遇到下雨，就變成泥濘及膝，寸步難行。尤其在颱風季，溪水經常湍急難涉。四週是重重疊疊的高山，到新港得爬一天大山，就是到最近的池上，也得走四五小時山路。<sup>41</sup>

盧克彰〈山居〉的內容如下：

永豐是花蓮富里轄屬的一個村子；幅員很大，從富里山背後起，一直到臺東交界為止，縱深約莫〔原誤為「摸」〕有五六十里……

富里到番社有二十里路，要翻三座小山，涉四條溪水。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牛車；單車也可以騎，不過上坡和渡河非常不便，很少有人騎車到鎮上去。番社是阿美族聚居的小村落，有四十多戶人家；永豐警察派出所也設在這裏，實際上是全村的行政中心。<sup>42</sup>

對照筆者所加底線之處後不難發現，兩者皆著重描述永豐幅員之廣與縱深之大，當地為阿美族聚居的小村落、交通不便，以及派出所設置於此，該地為全村的行政中心等，內容相仿。

再以景物的描繪來看，陳英雄〈山村〉中說：

雖然如此，這裏的風景的確是優美極了；寧靜，安謐。置身其間，令人有出塵之感。過慣都市生活的人，初到這裏，一定會留連不已。巍峨的

41 引自陳英雄，〈山村〉，《聯合報》聯合副刊，1962.04.15，6版。以下兩段出自〈山村〉的引文亦同，為節省篇幅，不再另行註解。

42 引自盧克彰，〈山居〉，《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1.02.14，7版。以下引自〈山居〉的兩段文字亦同，不再註解說明。

層巒，遠遠望去，有如圍着無數蒼翠底玉屏。神秘而肅穆的原始森林，峻峭的危岩，清澈迂迴的山澗；大自然的玄奧與偉大，會使人有一種永恆的感覺。當你閒來無事，坐在澗底大石頭上，跣足清泉，俯視小魚悠游，仰望白雲飛馳，你會覺得你的生命已經溶合在大自然中。每一片樹葉，每一滴澗水，以及你所看到的每一塊岩石，都蘊涵着你的生命，滿足和快樂。

盧克彰〈山居〉中說：

不過愈到裏面，愈使人流連；巍峨的高山、參天的古木、峻峭的危岩、清澈迂迴的山澗、還有那肅穆而又神秘的原始森林。大自然的玄奧與偉大，會使你有一種永恆的感覺；你的生命在飛揚，每一片樹葉，每一滴澗水，以及你所看到的每一塊岩石，都蘊涵着你的生命；滿足、快樂、和謐。

兩段文字經營的意象極為相似，不僅「峻峭的危岩，清澈迂迴的山澗」、「大自然的玄奧與偉大」、「每一片樹葉，每一滴澗水，以及你所看到的每一塊岩石，都蘊涵著你的生命」等句完全相同，亦都強調大自然中所蘊涵人的生命、滿足與快樂。

若單以石門小隧道的介紹來看，陳英雄〈山村〉中說：

村端山腳邊，有個當地人叫「石門」的小隧道，那是二里長峽谷的進口，可通牛車。一邊是危岩削壁，一邊是五十多公尺深的山澗，澗中水勢很急，湍湍奔瀉。兩邊懸崖崢嶸，蜿蜒曲折，煞是壯觀。

盧克彰〈山居〉中為：

番社村端山腳邊，有個當地人叫石門的小隧道，那是二里長的峽谷底進

口，可通牛車；一邊是危岩削壁，一邊是五十多公尺深的山澗。澗中堆着很大的石塊，水勢很急，湍湍奔瀉。兩邊層巒重疊，曲折蜿蜒；慢步其間，頗能滌人塵俗。

不僅文辭多所重覆，甚至有多處文句完全一致。

事實上，以成長於台東偏鄉的原住民，學歷不高，接觸文學機會又不多的情況來說，陳英雄〈山村〉裡許多較為冷僻或艱深的辭彙，例如「巍峨的層巒」、「危岩削壁」、「湍湍奔瀉」等，與陳英雄的教育程度未能相符。由於陳英雄已在受訪時明白交代〈山村〉的寫作，從位置、環境再到阿美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內容重點等都是經過盧克彰指點才下筆，再交由盧克彰大幅刪減與修訂而成，<sup>43</sup>兩位在文學方面有師生關係的不同作家，描寫永豐番社的內容竟然如此相像，其中緣故不難理解。由此推知〈山村〉中較為艱澀的詞彙乃出自盧克彰之手，此係文壇前輩對陳英雄的善意提攜。除此之外，〈山村〉中以「原始情調」形容阿美族人的歌聲，與盧克彰〈山居〉裡牛背上阿美族姑娘所唱「原始情調」歌曲的評語相同，推測亦出自盧克彰的漢人視角，而非陳英雄身為原住民族的觀看立場。至於盧克彰的〈山居〉已先在《中央日報》發表，陳英雄〈山村〉投稿至另一報刊《聯合報》，或許也是為求順利發表的策略運用。

筆耕數年之後的1971年2月，陳英雄以〈山地春回〉與〈墾荒集〉分別獲頒「台灣警備總部暨軍管區司令部第一屆文藝金環獎」小說與散文類獎項。<sup>44</sup>在文學獎的加持之下，同年7月出版《域外夢痕》。隔年「台灣警備總部暨軍管區司令部第二屆文藝金環獎」競賽中，陳英雄又榮獲小說類銅環獎，<sup>45</sup>文學成就到達生涯的最高峰。1973年之後，陳英雄少有新作發表，逐漸淡出文

43 除了前述陳英雄接受黃季平專訪時的說法可資證明外，亦可參考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

44 〈警總文藝獎 文學類揭曉〉，《聯合報》，1971.10.02，3版。

45 〈警總二屆金環獎 評審結果昨天公佈〉，《聯合報》，1972.03.08，7版。〈警總文藝大會 頒獎優秀作家〉，《聯合報》，1972.04.30，3版。

壇。<sup>46</sup>自1993年封筆多年以來，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資助下，陳英雄專心撰寫從事創作四十餘年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於2002年9月脫稿，題為《咆哮大地》。2003年，《域外夢痕》以《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之名重新上梓時，〈作者〉中介紹說：「去年（91）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撰寫《咆哮大地》，今年四月將完稿發表」，預告了陳英雄的復出。2010年10月，《咆哮大地》終於以《太陽神的子民》為題出版，<sup>47</sup>陳英雄也以這部長篇小說正式回歸文學界。<sup>48</sup>

#### 四、兩種《太陽神的子民》

有趣的是陳英雄《太陽神的子民》，與前述盧克彰以其提供的素材而撰寫的長篇小說題名完全相同，頗有向文學恩師致敬之意味。<sup>49</sup>若將兩書並置來看，分屬盧克彰與陳英雄的兩部《太陽神的子民》，故事主軸皆以台東縣大武鄉大竹高溪畔，一個排灣族部落酋長家族為中心，敘述這個深山裡的部落，從以大武山為起源聖地，崇拜太陽神的傳統生活，接著進入日本統治時代，繼任酋長在反抗日警的橫暴之後，帶領族人逃向更深遠的山區，一直到中華民國政府時期，年輕世代獻身為國家服務，非常類似。

再從形式方面來看，兩部書名完全相同的長篇小說，敘述文句都以國語為基調，還大量穿插對非原住民來說極為陌生的，以漢字標音的排灣族語彙，並

46 根據黃季平所編「陳英雄創作年表」，陳英雄在1973年6月發表的〈戰神〉之後，至1989年4月發表的〈警察生涯歷險多〉之間，並未有任何作品發表。不過，《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等書介紹作者陳英雄時，都記載陳英雄曾在1975年舉行的「紀念先總統 蔣公徵文賽」中獲得第五名，惟發表作品不詳。黃季平，〈台灣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政大民族學報》26期，頁10-11。

47 黃季平曾明白指出，《咆哮大地》出版時改名為《太陽神的子民》。黃季平，〈自古英雄多寂寥——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原教界》36期（2010.12），頁33。

48 在此之前，陳英雄曾以排灣族語新詩〈temautauqe〉（招魂曲），榮獲教育部舉辦「2007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勵活動排灣語新詩佳作，但未引起注意。〈temautauqe〉的排灣族語原作及漢字翻譯〈招魂曲〉，收於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教育部2007年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台北：教育部，2008.06），頁178-181。

49 陳英雄在《太陽神的子民》自序中，又一次提到盧克彰的寫作指導。他說：「《太陽神的子民》是筆者從事寫作四十餘年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實說，對於一個僅初中畢業後再唸一年警察訓練的原住民孩子來說，寫作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當我幸運地邂逅了當代作家盧克彰以後，在他耐心的指導與教誨下，我居然能寫出一些像樣的文章來，這是托啊達嗹刺麻斯（排灣族語：太陽神）的魔力，才能有今天這小小的成就！」引自陳英雄，〈但願太陽光芒再現〉，《太陽神的子民》，頁10。

有五年祭，咬下被斬首敵人頭顱的腐肉以顯示勇武等排灣族風俗與傳說，頗具異國情趣。兩部作品也都有復仇突擊隊在暗夜取下數名日本警察的首級，天亮後街上不見任何日本警察與犬隻，警察派出所中只見丟失頭顱的警察，以及鎮上的狗全數聚集於此啃食日本警察的屍體，緊接著日本警察以大炮轟炸部落，排灣族人不分男女勇敢戰鬥的情節。同時，兩部俱展現了對於日本政權高壓統治的批判，以及對於中華民國時期的正面肯定。

仔細比較後不難發現，故事開頭的寫景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盧克彰的作品如下：

大竹高溪像一條巨蟒，蜿蜒迤邐在大武山的山峽深壑中，有如受困於那峻嶒的峽谷，在拚命的迴旋掙扎；然後在濱海的大竹峽谷，突圍而出，憤怒地奔向浩瀚無際的太平洋。

從很古老的日子開始，這條長達百餘里桀驁不馴的山溪，就像一條無形的巨索，綰繫著無數排灣族部落。<sup>50</sup>

陳英雄的〈楔子〉則是：

丘卡父龍（排灣族語：最高峰的意思，即指座落在台灣東南方的大武山。）像一名英勇的排灣戰士，靜謐地矗立在雲霞籠罩的崇山峻嶺上，威武地俯視廣袤的大地……。

蜿蜒在深壑峽谷中的蓋嶺巴納（族語：巴納是溪流的意思，蓋嶺是溪流的名字，就是現今台灣東部的大竹高溪。）有如一條在拚命掙扎、迴旋的巨蟒，隨著丘卡父龍峻峭的山勢，迤邐地奔向茫茫的太平洋中……。

千百萬年來，這條分隔太麻里、達仁與大武的神祕河流。有如一條無形的巨索，綰繫著沿岸十數處排灣族人的部落！這些管做「大力力格」、「丘卡谷萊」、「土娃巴勒」、「古拉辣武」、「拉里巴」以迄靠近太

50 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頁1。

平洋濱的「多娃竹姑」等等部落，都在人類文明濫觴初期，就已在這裡定居了。<sup>51</sup>

盧克彰從大竹高溪的描寫入手，陳英雄的作品雖然以大武山起頭，緊接著的第二段就針對大竹高溪加以描繪。兩篇小說不僅說到同一條溪流，也同樣提及這條溪流與排灣族部落的關係。從筆者所標底線的文字來看，詞彙及語句相同者不少，尤其形容大竹高溪宛如「拚命」「迴旋」「掙扎」的「巨蟒」，「奔向太平洋」，又說大竹高溪「就像（有如）」「一條無形的巨索」，「綰繫著」「排灣族的部落」，所用的形容詞與意象如出一轍。由此可見，儘管盧克彰辭世已久，至今陳英雄仍師法其文學寫作。

值得注意的是陳英雄在學習盧克彰的同時，對排灣族文化表現出不同的評價。例如盧克彰說：

漁獵生涯依舊，祇是他們再也看不到那廣大的天地了，侷促山谷裡，自生自滅的跟大自然作着無望的搏鬥。他們甚至仇恨一向善待他們的漢人；祇要有機會，沒有一點藉口的屠戮一切不是本部落的任何人。即使是同族，也每每因小故細端，互相斫殺。

沒有文化，祇有圖騰；沒有社會性，祇有強烈的求生本能。這些可憐的太陽神的子孫，跟他們神話中的祖先一樣地寂寞。他們拒絕了明清兩朝官府的安撫，結果，却屈辱的低首於日本人的淫威下，回到他們茹毛飲血的圖騰原始生活中去。

然而阿達喔的兒女是從來不會屈服的，他們跟大竹高溪一樣地粗野而倔強，他們的反抗情緒像湍湍奔瀉的澗水，日日夜夜，永不休止。<sup>52</sup>

陳英雄在〈楔子〉中描摹如下：

51 陳英雄，《太陽神的子民》，頁14。

52 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頁2。

這條桀驁不馴的河流，就是如此亦敵亦友地陪伴了兩岸排灣族人好幾千年！數千年的教訓與經驗，人們開始懂得尊敬自然，更學會了如何與大自然和平相處的道理。

這些崇拜啊達喔刺麻斯（族語：太陽神）、百步蛇和死亡的強悍民族，自從十六世紀被荷蘭人從富饒的台灣西部平原趕到荒涼的東部山區以後，他們漁獵生涯依舊，只是再也看不到那片廣袤的草原了。他們被迫在狹窄的山谷裡生活，艱難地努力適應大自然嚴苛的考驗。

他們曾經愚蠢地拒絕了大明帝國與清朝兩代官府的安撫，卻屈辱地低首於日本人的淫威下，嘗盡了被異族奴役的悲慘歲月……。

然而，啊達喔刺麻斯的子民是從來不屈服的！

排灣族人的性格就像丘卡父龍山一樣的粗獷與倔強！

他們反抗日本人的情緒，就像大竹高溪湍湍奔瀉的流水一樣，日日夜夜，永不休止！<sup>53</sup>

兩人所敘述排灣族拒絕明清政權的安撫，卻屈服於日本淫威的態度，又反過來刻意強調排灣族永不休止反抗日本人的情緒相同。然而盧克彰所形容排灣族人「自生自滅的跟大自然作着無望的搏鬥」，出於陳英雄筆尖時變成「數千年的教訓與經驗，人們開始懂得尊敬自然，更學會了如何與大自然和平相處的道理」；盧克彰所謂排灣族人仇視漢人與好戰性格的負面批評，在陳英雄作品中消失無蹤，兩者明顯不同。

前述之外，兩部《太陽神的子民》還有許多相異之處。例如：盧克彰的故事以拉里巴部落為中心，陳英雄則是多娃竹姑部落。盧克彰用了許多篇幅描寫不同部落之間的仇恨與報復行動，陳英雄作品在這一方面相對簡略，且不時穿插鄰近部落間友好情誼的描繪。盧克彰作品中阿達因母親為漢人，從而引發身分認同的內在矛盾，甚至冒險前往漢人村落追尋母親的身世；陳英雄筆下未曾出現類似的情節，反而對殖民政權的原住民政策有更多的鋪陳。盧克彰小說中

53 陳英雄，《太陽神的子民》，頁16-17。

未曾述及，而陳英雄書中出現的去南洋打仗部分，乃陳英雄小舅赴菲律賓作戰的真實故事，另外添加作者的想像而成。盧克彰小說結尾部落酋長後裔成為村幹事；陳英雄作品中的身分則是警察，並立下查獲走私菸酒等功績。<sup>54</sup>

陳英雄在《太陽神的子民》書前自序〈但願太陽光芒再現〉中，敘述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動機如下：

筆者基於拯救本土宗教與固有文化起見，乃費時半年以上的時間來創作本文，期使族人有所警惕與醒悟！排灣族人的風俗習慣非常珍貴與完美！祖宗們流傳至今的「巴力西彥」（族語：指禮拜太陽神、山神、水神、穀神……諸神的意思。）不但不是邪教，還是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珍貴文化！我們不但不能捨棄它，更應以非常尊敬的精神去將它發揚光大才對！唯有如此，啊達喔刺麻斯的神奇力量才會更照顧吾族吾民！<sup>55</sup>

這段話說明陳英雄創作《太陽神的子民》，乃基於排灣族人的族群認同，用之以傳承排灣族傳統宗教文化的使命感。閱讀陳英雄《太陽神的子民》，其中有多處運用排灣族語，漢字音譯之外，亦有以羅馬字拼音的祝禱之詞，並有較盧克彰同題名小說更多關於祭儀、風俗的描寫，排灣族特殊的人文風情洋溢其間。尤其陳英雄側重傳統生活文化的細節描繪，並指出官派村幹事全憑己意對原住民「賜姓給名」的荒謬；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則極力刻劃戰後漢人扮演原住民族教化者的形象，兩者差異甚大。

另一方面，若將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以原題《陽光普照》的出版時間（1967年6月）為基準，比對陳英雄的文學創作，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中所謂：「台灣已經光復了，而他們仍然過著遺世獨立的原始生活」，<sup>56</sup>與早

54 陳英雄曾在接受訪問時說，《太陽神的子民》主要是寫排灣族的風俗習慣與禁忌。其中，抓走私犯的情節是自傳，去南洋打仗部分則是曾赴菲律賓作戰的小舅的真實故事，另外添加自己的想像而成。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

55 陳英雄，〈但願太陽光芒再現〉，《太陽神的子民》，頁11。

56 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頁176。盧克彰，《陽光普照》，頁188。所引段落，兩書僅有「台」、「臺」一字簡體與繁體之不同。

先發表的陳英雄〈高山情溫〉開頭所說：「抗戰勝利後，臺灣已經光復；可是東臺灣山地上的部落裏，依舊過著被隔絕了的原始生活」<sup>57</sup> 雷同。盧克彰與陳英雄《太陽神的子民》中俱有的，二次戰後部落族人不知政權遞嬗，誤認中國人（或國軍）為日本人（或日本軍）的類似情節，最初見於陳英雄的〈高山情溫〉。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中排灣族青年欲加害平地來的情敵，酋長愛女不顧自身安危以解救戀人的片段，與在此之前脫稿的陳英雄〈域外夢痕〉<sup>58</sup> 中的結局近似。傳說太陽神曾經駐蹕的幾古拉古勒（神池），也同被〈域外夢痕〉與兩冊《太陽神的子民》作為場景之一。

除此之外，兩部《太陽神的子民》中年輕男子為了心愛的女人，冬夜在寒風中吹奏竹簫（排灣族語音譯為「馬維亞」），終於忍受不住飢寒的煎熬倒地而死的故事，亦出現於陳英雄的〈寒夜蕭蕭〉。<sup>59</sup> 兩本《太陽神的子民》中令違反族規者躺臥在咬人樹葉（咬人貓）上的懲罰，在陳英雄〈雛鳥淚〉中也有所描繪。陳英雄〈排灣族的信仰與喪禮〉<sup>60</sup> 中有關食屍族與室內葬關聯的傳說，以及〈瑪索乍裴勒節——排灣族節日祭典之二〉<sup>61</sup> 裡的「瑪力卡騷」（定情舞，尋伴舞會），不僅分別在〈巴朗酋長〉與〈域外夢痕〉裡有所敘述，亦陸續出現於兩部《太陽神的子民》。而〈高山情溫〉、〈域外夢痕〉、〈雛鳥淚〉與〈巴朗酋長〉俱收錄於《域外夢痕》一書，<sup>62</sup> 顯示包括《域外夢痕》在內的陳英雄作品，與兩部《太陽神的子民》之間複雜的互文性，以及陳英雄與盧克彰在排灣族書寫方面密切的對話關係。

〈巴朗酋長〉刊印時故事前註明「排灣族神話故事」，並清楚交代敘述者

57 陳英雄，〈高山情溫〉，《新文藝》131期（1967.02），頁111；收於陳英雄，《域外夢痕》，頁8。

58 根據《域外夢痕》一書中的註記，〈域外夢痕〉在民國56年（1967年）4月脫稿於林口美軍電臺。陳英雄，《域外夢痕》，頁182。

59 黃季平曾指出陳英雄《咆哮大地》（《太陽神的子民》手稿）中，獵人法賽死於愛情的故事，完全照搬自〈寒夜蕭蕭〉。不過筆者根據黃季平論文中所列〈寒夜蕭蕭〉（文中原稱之為〈寒夜蕭蕭〉）的發表刊物與時間進行搜尋，並未在1971年6月的《新文藝》中發現這篇作品。參考黃季平，〈台灣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政大民族學報》26期，頁11、19。

60 陳英雄，〈排灣族的信仰與喪禮〉，《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7.12.19-20，9版。

61 陳英雄，〈瑪索乍裴勒節——排灣族節日祭典之二〉，《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8.02.20-21，9版。

62 〈巴朗酋長〉初刊於《新文藝》150期（1968.09），〈雛鳥淚〉發表於《臺灣文藝》5卷20期（1968.07），〈域外夢痕〉則尚未搜尋到收錄於《域外夢痕》之前的發表紀錄。〈高山情溫〉、〈雛鳥淚〉、〈巴朗酋長〉與〈域外夢痕〉分別收入陳英雄，《域外夢痕》，頁8-21，頁22-27，頁47-62，頁142-183。

為陳英雄的母親，故事年代雖已不可考，地點卻千真萬確地發生在陳英雄的家鄉加津林部落。<sup>63</sup>《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域外夢痕》再版本）中陳英雄自述：「『旋風酋長』係英雄自五十一年至六十年期間，根據先母 谷娃娜—麥多力多麗女士的口述，經過小說體裁的處理而撰寫出來的排灣族人的神話。」<sup>64</sup> 2009年陳英雄接受訪談時，也表示小說素材是從媽媽那邊聽來的故事，<sup>65</sup> 加上盧克彰《太陽神的子民》書前載明故事係由陳英雄所提供，顯然兩位作家是以同一個排灣族的口傳故事為基礎，各自發展而成同樣題為《太陽神的子民》，情節卻有諸多差異的兩部長篇小說。

陳英雄在2009年受訪時曾經表示，民國56年（1967年）之前發表的每一篇作品，不管是散文或小說，都經過盧克彰的修改，之後才有能力獨立寫作。<sup>66</sup> 然而在更早之前的1998年，陳英雄應邀赴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原住民文學專題」課程演講時，則說是在盧克彰修改十多年之後，才開始獨立寫作。<sup>67</sup> 若以在政大演講時的說法來計算，1962年發表的處女作〈山村〉，一直到1973年6月發表的〈戰神〉，包括其間出版的《域外夢痕》所收錄的每一篇創作，應該都經過盧克彰之手才得以定稿。1976年3月盧克彰過世之後，陳英雄僅於1989年至1993年間發表過三篇作品。<sup>68</sup> 前兩篇描述警察工作甘苦的〈警察生涯歷險多〉與〈森永警網密通緝犯難逃〉，有如流水帳般鉅細靡遺地記錄相關過程，

63 陳英雄，〈巴朗酋長〉，《新文藝》150期，頁81；收於《域外夢痕》，頁47。

64 陳英雄，〈再版序文〉，《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頁1。〈難兄難弟〉的〈楔子〉中也說：孩提時母親訴說的故事成為他長大後溫馨的回憶，當他有能力嘗試寫作時，就立志要把它們寫下來。不但可以保留固有文化，亦可作為歷史的見證。這些故事發生的地點與情節，都是圍繞在大武山附近。陳英雄，〈難兄難弟〉，吳振岳、陳碧珠策劃編輯，《第一屆山胞藝術季文藝創作》（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出版，台灣省山胞行政局發行，1993.06），頁132。

65 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

66 同註65。

67 黃季平，〈台灣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政大民族學報》26期，頁9-10。

68 根據黃季平以陳英雄提供的資料製成的表格，1989年4月與1990年1月陳英雄在《警光雜誌》先後發表與警察生涯相關的報導文學〈警察生涯歷險多〉、〈森永警網密、通緝犯難逃〉，1993年6月於《文建會專刊》發表神話改寫的短篇小說〈難兄難弟〉。經查〈森永警網密通緝犯難逃〉篇名有誤，且實際發表於1990年4月；《警光雜誌》正確名稱為《警光》。〈難兄難弟〉則是收入《第一屆山胞藝術季文藝創作》之頁132-138。黃季平，〈台灣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政大民族學報》26期，頁10-11。

結構鬆散且欠缺適度的剪裁，與之前發表的創作風格差異甚大。<sup>69</sup> 另一篇〈難兄難弟〉則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主辦的「第一屆山胞藝術季」中獲得「佳作」獎的小說，以排灣族有關猴子與穿山甲的神話改編而成。在此之後，陳英雄的文學寫作甚至陷入停擺的狀態，遂被文學界逐漸遺忘。接受童信智專訪時陳英雄說過，後來停止創作跟盧克彰不在身邊有關。<sup>70</sup> 因此，陳英雄文學寫作進入停滯期，與盧克彰的辭世幾乎重疊應非巧合。

## 五、結語

1987年1月，吳錦發以「台灣山地小說選」的名義編輯《悲情的山林》，成為台灣文學史上首度收錄閩南、客家、外省籍及原住民四大族群作家，以原住民為題材的小說創作選集。其中，有關「原住民傳統生活習俗的呈現」部分，收錄陳英雄的短篇小說〈雛鳥淚〉，作為代表篇章之一。編者並指出收錄的作品，對於文學家、民族社會學家、文化人類學家以及台灣歷史學者都有非凡的意義。<sup>71</sup> 由此可見，陳英雄身為第一位出版文學作品集的原住民，在台灣原住民文學史上有其開創性的歷史地位。從前述筆者提示的資料應當不難了解，陳英雄的文學生涯深受盧克彰的影響。由於指導原住民第一位出書作家陳英雄的文學寫作，盧克彰在台灣原住民文學史上，無疑扮演了啟蒙者的重要角色，對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興起功不可沒。

然而以一位漢族前輩作家的立場而言，陳英雄作品中被質疑及批判的漢人視角，與盧克彰的提筆修改亦不無關係。相對於1971年《域外夢痕》中：「願先進們多多惠予教正，使自由中國文藝的光輝，能藉著我的禿筆，照耀到文化落後的山地裏去」，<sup>72</sup> 所展現對於自我族群文化的卑視；盧克彰過世之後，

69 盧克彰在世時，陳英雄發表的創作多與排灣族的神話傳說有關，僅有〈激流救人十三勇士〉乃任職於花蓮縣警察局保安隊時，生動描繪吉達風災期間參與救人的紀錄。陳英雄，〈激流救人十三勇士〉，《警光》65期（1967.12），頁16-17。

70 童信智訪問記錄，「台灣原住民作家／文字工作者專訪資料整理」，〈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研究——以原住民族文學為素材分析（1980、90年代）〉（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208。

71 吳錦發編，〈悲情的山林——序「臺灣山地小說選」〉，《悲情的山林》（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01），頁4-5。

72 陳英雄，〈後記〉，《域外夢痕》，頁184。

2003年重刊的《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出版時，陳英雄有以下的說法：

排灣族人的神話故事非常豐沛，本人寫出來的只是九牛一毛。本人由衷的希望，年輕一代的族人或認同本族文化的非本族人的作家們，大家共同來寫排灣族人的源源不絕的神話故事，創造台灣原住民的另一個一千零一夜。則吾族萬幸，排灣族人輔載（族語：萬歲）！<sup>73</sup>

這段文字一改之前的態度，明顯流露對於所屬族群文化的信心與認同。以此對照2009年在訪談中被問及，當初以「文化落後」形容排灣族的原因，陳英雄直率地表示：「以文化人會覺得這個是文化落後，但我們自己不覺得啊，我們的文化是優秀啊！」<sup>74</sup> 似乎暗示無論是致林海音的信函中，或者《域外夢痕》〈後記〉中稱自己生長的山地「文化落後」，只是在接受盧克彰指導時的鸚鵡學舌，刻意迎合非原住民族的作家與報刊編輯（所謂「文化人」）的文化優越感。前引兩種《太陽神的子民》對排灣族拒絕中國（明清）政府，卻屈服於日本政權的一致性批評，具體證明陳英雄重述盧克彰話語的事實。

另一方面，盧克彰《陽光普照》的重新出土，宣告陳英雄在接受盧克彰指導時，也成為小說故事的提供者與排灣族習俗語言的教學者，反向地回饋於盧克彰的文學創作。從兩部同題名《太陽神的子民》的主要架構，最初源起於陳英雄母親口述的排灣族傳說，爾後再發展成分屬盧克彰與陳英雄，雖然故事整體架構與形式相仿，情節卻有諸多差異的長篇小說，其間可窺見原住民口傳故事傳遞、再現與重寫的複雜性，並能清楚認識原住民書寫中「作家文學」與「口傳文學」的密切關係，以及現代漢語原住民文學確實是汲取口傳文學中傳

73 引自出版商提供給網路書店的〈內容簡介——《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博客來網路書店（來源：<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19797>，檢索日期：2016.12.18）。

74 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

統文化的活水與養分而來。<sup>75</sup> 至於盧克彰與陳英雄在文學上的關係，可以說既是師徒，也是夥伴，並且曾經互為排灣族書寫上的共同創作人。

除此之外，盧克彰筆下的原住民族包含阿美族、布農族、排灣族等各個不同族群。尤其《陽光普照》（再版為《太陽神的子民》）中再現的祭儀、禮俗與傳說等排灣族文化，以及大量穿插以漢字標音的排灣族語，在同時代大陸來台作家文學中極具特色。以一位非原住民作家的身分而言，盧克彰與陳英雄的互動關係，與因之而來盧克彰個人的排灣族書寫，以及盧克彰指導下陳英雄做為台灣原住民第一位出書作家的誕生，凡此不僅使盧克彰成為戰後台灣原住民書寫史的重要作家，同時也是開啟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史的關鍵人物，值得學界關注與重視。



75 「作家文學」與「口傳文學」的最大差異，在於口傳文學依賴口頭進行創作與傳播，作家文學則是使用書面語言（文字）。有關作家文學與口傳文學的分類法，以及原住民作家從口傳文學汲取創作養分一事，請參考學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原住民文學的類型與趨向〉，《應用語文學報》創刊號（1999.06），頁185-197。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吳振岳、陳碧珠策劃編輯，《第一屆山胞藝術季文藝創作》（台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出版，台灣省山胞行政局發行，1993.06）。
- 吳錦發編，《悲情的山林》（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01）。
-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教育部2007年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台北：教育部，2008.06）。
- 陳英雄，《域外夢痕》（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07）。
- ，《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04二版）。
- ，《太陽神的子民》（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10.10）。
- ，《排灣祭師：谷娃娜》（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16.12）。
- 黃文車主編，《2016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原住民文學與文化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17.04）。
- 盧克彰，《墾拓散記》（台中：光啓出版社，1965.10）。
- ，《陽光普照》（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67.06）。
- ，《珊瑚》（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12）。
- ，《太陽神的子民》（台北：正中書局，1971.05）。
- ，《自然的樂章》（台北：三民書局，1971.06）。
- ，《吉木》（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3.05）。
- ，《海岸山脈上的春天》（台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5.11）。
- ，《擷雲小記》（台北：水芙蓉出版社，1976.07）。
- 鍾肇政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九輯（台北縣永和鎮：文壇社，1965.10）。
- 魏貽君，《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索》（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3.09）。
- Tiphaine Samoyault（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中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01）。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書刊評介——墾拓散記（盧克彰著）〉，《現代學苑》3卷4期（1966.04），頁44。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原住民文學的類型與趨向〉，《應用語文學報》創刊號（1999.06），頁185-197。
- 辛鬱，〈冬日寒雨談往事——小說家盧克彰訪問記〉，《中華文藝》10卷5期（1976.01），頁9-17。
- 陳英雄，〈覺醒〉，《警民導報》468期（1962.10），頁19-21。
- ，〈高山情溫〉，《新文藝》131期（1967.02），頁111-119。
- ，〈激流救人十三勇士〉，《警光》65期（1967.12），頁16-17。
- ，〈雛鳥淚〉，《臺灣文藝》5卷20期（1968.07），頁28-29。
- ，〈巴朗酋長〉，《新文藝》150期（1968.09），頁80-91。
- ，〈警察生涯歷險多〉，《警光》393期（1989.04），頁36-37。
- ，〈森永警網密通緝犯難逃〉，《警光》405期（1990.04），頁38-45。
- 黃玉燕，〈酷愛自由的小說家——盧克彰〉，《自由青年》34卷10期（1965.11），頁23。
- 黃季平，〈台灣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政大民族學報》26期（2007.12），頁1-22。
- ，〈自古英雄多寂寥——原住民族「舊·新文學」的唯一作家陳英雄〉，《原教界》36期（2010.12），頁32-33。
- 鷹娣（陳英雄），〈旋風酋長〉，《幼獅文藝》21卷2期（1964.08），頁25-27。

## （二）學位論文

- 許惠文，〈戰後非原住民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童信智，〈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研究——以原住民族文學為素材分析（1980、90年代）〉（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7）。
- 蔡政惠，〈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1945到1987〉（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 三、報紙文章

- 〈警總文藝獎 文學類揭曉〉，《聯合報》，1971.10.02，3版。
- 〈警總二屆金環獎 評審結果昨天公佈〉，《聯合報》，1972.03.08，7版。

〈警總文藝大會 頒獎優秀作家〉，《聯合報》，1972.04.30，3版。

陳英雄，〈山村〉，《聯合報》聯合副刊，1962.04.15，6版。

——，〈排灣族的信仰與喪禮〉，《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7.12.19-20，9版。

——，〈瑪索乍裴勒節——排灣族節日祭典之二〉，《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8.2.20-21，9版。

盧克彰，〈釋猴記〉，《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0.12.08，7版。

——，〈山居〉，《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61.02.14，7版。

——，〈山中那一年〉，《徵信新聞報》人間，1965.01.01，8版。

#### 四、電子媒體

〈人物群像——陳英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家與藝術家（來源：<http://portal.tacp.gov.tw/litterateur/portrait/51705>，檢索日期：2016.12.01）。

〈內容簡介——《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博客來網路書店（來源：<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219797>，檢索日期：2016.12.18）。

林秀英、李岱融採訪，〈排灣族文學家陳英雄訪談謄錄稿〉，台灣原住民族數位典藏資料庫（來源：[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http://210.241.123.11/tacp/pingpu/result_sq.php?_section=1510&_op=?totaldb.toid:2662)，檢索日期：2016.12.01）。

盧克彰，作家查詢，「2007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國立台灣文學館（來源：[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2379](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2379)，檢索日期：2016.11.15）。

